

因为要出国,无奈之下,只得再请父亲来济南帮我照看孩子。

父亲不是第一次来济南,也不是第一次帮我照看孩子,可这一次的时间如此之长,且与我的联络将处在半“失联”的状态,对父亲来说,实在是一个挑战。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父亲竟然抢先“失了联”。

父亲来济南的当天,临沂和济南都在下雨,因为知道父亲一定会给我大包小包地带一大堆东西,所以,我便千叮咛万嘱咐,请他一定要坐出租车去长途汽车站,不要心疼那十多块钱。可不出所料,他还是固执地选择了持有老年证便分文不取的公交车。

就这样,早上八点,母亲打着伞将父亲送上了公交车,父亲计划坐九点的大巴,如果一切顺利,中午十二点便能坐在我家的餐桌前。而我也特意请了假在家里做饭等他,因为父亲有准时吃午饭的习惯。可是,九点钟,我给父亲打电话,想问他是否顺利坐上车时,他的手机竟然关机了!赶紧给母亲打电话询问,母亲也很诧异,但她非常肯定地告诉我,手机充了一晚上的电,绝对不可能没电关机。除非……母亲猜测说,一定是父亲那个马大哈,丢三落四,把手机给丢了。想想也不是不可能,因为父亲丢过各种各样的小东西。

可是,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,父亲都没有出现,手机依然打不通。一下子着急起来的,换成了远在临沂的母亲。母亲说,会不会路上不好走,或者是出了车站坐不上车,所以才会晚了。我安慰她说,有一次我也是在这样的下雨天回济南,也走了很久。所以,别担心,估计再过一会儿父亲就能进家了。可这一会儿过得好长,三点钟,父亲还杳无音信。三点半,父亲还没有进家门。我坐不住了,干脆去楼下等待。可刚到楼下,母亲又打来电话,让我赶紧上楼,说万一父亲走地下停车场上楼,岂不是和我错过了。我刚进家门,母亲的电话便又打了进来,可我并没有好消息让她安心。

四点钟,心里慌乱的母亲,终于将此事告诉了儿子。吓了一跳的弟弟一边和我打电话商量对策,一边赶紧驱车赶往母亲家。等他和母亲会合

时,我已经给临沂和济南两地的长途汽车站打过了电话,听到的都是车辆正常运营的消息。我判断,父亲应该是没有坐上车。于是,我又给临沂的110和120打电话,询问在早上八点到九点的时间段内,有没有接到求助或是报警的电话,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晕倒或是……在等待回复的时间里,我的心里已然涌出了可怕的想象,因为父亲曾在一年前在路上晕倒过,幸好遇到了好心人将他送到了就近的医院,幸好只是腿受了点伤。很快,110和120都非常明确地回复我,没有类似的记录。此时,弟弟和母亲已经商量决定,弟弟去长途汽车站请求车站帮助,看监控里有没有父亲坐上大巴的记录。而母亲则在家里等到晚上六点,如若还没有父亲的消息,她便报警。

四点半时,我突然想到了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。赶紧打电话过去,问还有什么样的途径能找到父亲。就在我向同学描述着父亲“失联”的状况时,家里的门传来响动,赶紧快步跑过去,谢天谢地,终于看到了平安进家的父亲。

快把我们吓死了,您怎么才到啊,手机还关机了!我半是责怪半是询问,同时一边接过父亲的行李,将父亲迎进家门。跟在我身后的父亲却一脸的不解,什么吓死了?他也不知道手机怎么关机了。我又说,您再不来啊,我们就准备报警了!父亲这才恍然大悟的样子说,泰安方向出了事故,大巴车没从济南西下高速,到济南时,晚点了两个小时,他又没舍得坐出租车,转了两趟公交车才赶到了这里。说到这儿,已经洗过手的他,径直走向了沙发,同时“指挥”还在厨房里忙活的我说,先别弄饭,先给我打开电视,中央四台在放《长征》,两点就开始了,今天的都快演完了!

真是我的亲爹,一点也不跟我客气,我们都急成这样了,他惦记的却是他的《长征》。看吧,看过《长征》,吃过饭并散了一个小时的步以后,他才给母亲打去电话。母亲一定是在电话里指责着他,因为父亲一直在嘿嘿地笑,直到最后才说,还能“瞎”了你的老头吗?临沂话讲,瞎就是丢的意思。父亲是没有丢,可我们的心却差点被他吓丢了!

【家事直播】

父亲 『失联』 记

□ 王凤群

【情意绵绵】

“特殊”房东

□ 刘卫

这是第五次搬家了,我们一家忍受着颠沛流离的滋味。而折腾一次,又得为女儿联系一次转校,我们也得考虑换一次工作。像浮萍一样,在这个大城市里随处飘荡,我们辛苦地积攒着买房款。

妻子嘱咐我,这次一定要把房子找合适,哪怕价格稍高,争取能长住。

那天下班后,单位附近一家刚开的中介公司,一条特别信息把我吸引住了:二室一厅,单厨单卫,配备齐全,月租低至1500元。其地段合适,女儿不用转学,距我们的上班地点也近。

我提出马上去看房。中介见我迫切,诡异地一笑:“条件是优惠哦!可房东是个怪老头,独住。他对房客有‘十不准’。譬如,老头养了鸟,白天不准看电视。不随手关灯,要加罚租金……另外,他要对租户‘面试’,试住一月,他不满意就走人。”

条件是够苛刻的,但实在太吸引人了。那个周末,中介带我们一家三口去拜访老头。

老爷子姓霍,神态严肃。两个子女已在国外定居。他还有丰厚的养老金,衣食无忧,过着“不差钱”的晚年生活。之所以还要招租,是他一直想找个好租户,让冷清的房子里添点人气。

问了我们工作情况,老爷子勉强点头。八岁的女儿乖巧地叫道:“霍爷爷,您就让我们住下吧!我保证乖乖的,不惹您老生气。”这一声甜甜的恳求,老爷子露出笑容,高兴地应道:“多久没人叫我爷爷啦!冲这妮子的‘面子’,你们可以马上搬过来,租金暂定下。”

马不停蹄地搬了家。入住后,我们小心翼翼地遵守老爷子的“十不准”。时间一久,我慢慢地发现这些条件也不是完全没有松动的余地。女儿放学后,她先叫:“爷爷,请开门!”老爷子赶紧从房间夺门而出,满脸慈祥。每天女儿上学,他还站在阳台上目送。

有一次,见我们一家三口在快快乐乐地吃晚饭,老爷子在客厅里来回走动,直到妻子对女儿示意,请爷爷入席,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妻子给他盛饭,并谦虚地说,我家的菜不好,您老将就着吃吧!老爷子花白的头发在抖动,浑浊的双眼闪动着泪光,感叹道:一家老老少少地在一起吃顿饭多好。你们就多住些时日吧!我只想每天跟人多说说话。

真正了解到老爷子内心深处,才意识到他对租户的要求一点也不特殊。亲情的缺失使他变得孤僻,我们之间特殊的“房缘”又使他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。

现在我们处得像一家人。每次我们硬塞给他房租,老爷子都不好意思收,说以后留给他的“孙女”——我们的女儿用。我们还在奋斗,争取早日买套小一点的房子,但不敢想象,真正到那一天怎么忍心把这个“好消息”告诉他。我们还有个小小的愿望,就是四下打听,看有没有能给他的精神上带来慰藉且全心照顾他的老伴……

【家事段子】

一无所有

两个月前,我交了一个女朋友。

她对我说:“结婚以后,你不但要把你的工资如数交给我,工资以外的收入也必须全部上交,我要统一管理。”

我不屑地说:“那样的话,我不是一无所有了吗?”

女友睁大眼睛说:“你怎么会一无所有?你不是有了老婆吗?”

——扶贝

手扶拖拉机

三岁的女儿回到外公家,坐惯了汽车的她,出门时嚷嚷着不愿意走路,于是外公兴致勃勃地开了手扶拖拉机载她。

女儿没见过拖拉机,很好奇地问我:“妈妈,这是什么车啊?”我告诉她,这是手扶拖拉机。

“啊!”女儿一脸嫌弃地对我说:“妈妈,你不是说不能用手碰垃圾吗?外公手扶着垃圾,多脏啊!”

——黄巧梅

【草根生活】

『摊一代』臭小的世界

□ 念彤

臭小的父母在小区大门外的街道上摆摊卖水果。臭小正式在摊位上亮相时大约7岁,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奥特曼,像那个唠叨的唐僧,冲着破旧的奥特曼念念有词。臭小的爷爷特意将他从河南农村老家送到父母身边,让他像城里孩子一样接受教育。自此,臭小结束了“留守儿童”的时光,跟着父母开始了“摊二代”的成长经历。

我第一次见臭小,就领略了他驾驭三轮车的气势,当时我就断定,这孩子肯定被奥特曼赋予了神奇的力量。臭小骑三轮车独具特色,人小车大,他够不着车座,双手握着车把,全凭小屁股一扭一扭使出的力气,他的双脚才能稳稳地落到车蹬子上,身上的衣服跟着夸张的动作左右拧巴,脸上的污渍也被汗水冲刷出一条条蜿蜒的小河。臭小与三轮车的组合,时常引得路人驻足观看,外带诸多评价:“这么小就让孩子骑三轮车帮忙干活,做父母的可真舍得。”“成天跟着大人守摊,学习能跟得上吗?”

在众人的点评中,臭小倒也大大咧咧、没心没肺地茁壮成长。臭小目睹同龄的伙伴们娴熟地踩着滑板车或轮滑,在他家摊位前炫技玩耍,臭小也不怯场,照样敢用他的三轮车当“坐骑”,与他们切磋技艺。

臭小的世界很小,除了学校,摊位便是他的小天地。中午放学,臭小坐在凳子上吃午饭,装水果的纸箱子是他的餐桌,小饭盒里盛着菜和馒头,旁边放一杯热水。有人买水果,臭小立即起身,一手拿着馒头往嘴里送,另一只手顺势扯下墙上的塑料袋,鼓着腮帮子回答来人的问话。臭小的妈妈从不讲究营养均衡,用她的话说,“孩子饿不着肚子就成”。卖水果一般收摊晚,尤其在炎

热的夏天,10点左右收摊是常有的事。臭小写作业依然趴在水果箱子上,屁股下面坐一个小马扎,头顶有路灯,手边还有父亲的充电灯,光线相当充足。臭小的父母不敢把他一个人放在出租屋里,首先不放心孩子的安全,其次借着路灯当台灯,也能节约一笔电费。

时间久了,臭小成了小区附近的名人,顶着“别人家孩子”的榜样头衔,常被大人们挂在嘴边:“看看人家臭小的生活环境,你也好意思思考这点分数。”估计臭小也不会想到,自己枯燥单调的生活,在别人眼中也是很有范儿的做派。我家小外甥就非常羡慕臭小——放假可以撒着欢儿地玩,无需周旋于各种才艺班的忙碌。

臭小在守摊的时光里渐渐长大,唇边有了柔软的胡须,小身板也挺拔颀长了。前段日子,他妈妈说起臭小明年高考的事情,我随口问了句:“孩子高考是回老家还是在本地?”臭小妈妈原本兴奋的眼神倏忽暗淡下来,她茫然地摇摇头:“不清楚,等有空我得问问老师。”臭小妈妈满脸歉意,似乎在为自己的生存方式给儿子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而内疚。

臭小终归是跟着父母漂泊在异地的外乡人,在某个人生的转折点,前方的路明显要比其他孩子多一些曲折。我突然想起臭小学习普通话的情景:一个人坐在堆满水果和纸箱的杂乱中,拿着课本和字典,边读边写,非常认真,因为父母告诉臭小,说普通话是城市人的标志。臭小现在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可他依然处在城市的边缘。不过,我能感受到臭小身上的一股韧劲,他从未因“摊二代”的标签而自卑怯懦,反倒像一棵小小的向日葵,迎着太阳努力、快乐地蓬勃成长。



插图/晓武